

第三回 過路客認畫圖直游秘室 奉公差執牌票誤捉閒人

詞曰：

月被雲欺，花遭風妒，教誰特地來相護。團團圍住不容情。姍姍留下相逢路。

白首如新，傾蓋如故，蓋因才美難辜負。雖然人事巧安排，大都天意親吩咐。 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花天荷帶了花灌同小雨，竟不別桑總兵而行。頭一二日恐怕有人來追趕，在路猶躲躲藏。過了四五日，見沒人追趕，知桑總兵不足為有，遂把功名念頭放下，轉遇著山水名勝之處，每每遊玩留連。此時正是春明天氣，桃紅柳綠。行了月餘，忽到一處，雖在都市中，卻青山綠樹，小橋流水，環繞著無數人家，大有林泉風景。花天荷立於其中，左顧右盼，宛若舊游之處。因想道：「此地從未曾經過，如何光景甚熟？莫非夢中曾到？」又細細沉吟，忽想起天台老人所贈的畫圖，第二幅境界適與此相同。因暗暗驚訝道：

「這事又奇了，莫非此中有甚緣法？」又想道：「我記得畫圖中還有座園亭。甚是富麗幽雅。此地卻無，不知又是何故？」因下了馬。叫花灌牽著，立住腳四下觀望。越看越覺與圖中相似，忽看見前面楊垂影裡，隱隱約約似有路徑一般。因繞著垂楊，彎彎曲曲，走近前來，果是一條白石砌成的路徑。見有路徑，知道必有人家，心下又驚又喜，因一步一步隨著徑路入去，走一步，想一想，愈與畫圖相似，十分駭異。逶迤迤迤走了半箭路，忽露出四扇班竹園門，方知不是人家住宅。又見門是開的，料想無妨，因叫花灌牽馬在外，自己帶著小雨緩緩步了入去。再細細看那些廳堂台榭，樹木池塘，雕欄畫棟，曲徑迴廊，宛然似天台老人第二幅名園圖，不爽毫髮，一發大驚不已。竟坐在亭子下一塊臥雲石上，留連不忍去。

坐了好一會，方見內中走出一個老人家來，看見花天荷衣冠楚楚，青年俊秀，又跟著一個童子，知非尋常之客，不敢則聲。轉是花天荷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我是過路人，因見貴園幽雅，十分愛慕，故借坐賞玩片時，多有唐突，幸勿嗔怪。」那老人家忙答道：「這半邊係是空園，乃我家小主讀書之處，沒人來往的，相公若是愛看景致，但請尊便，一毫也無礙。」花天荷聽見老人家說話和氣，愈加歡喜，因又問道：「不知你主人是那位貴人？」老人道：「家老爺乃柳京兆，已過世五年了。今惟有小主人在家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你小主人也曾發過麼？」老人道：「小家主雖守老爺的書香世業，然今年才一十八歲，還不曾上進的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你老爺既已去世五年，這園亭花木尚收拾得如此清幽雅麗，則你小主人定是有個意思的文人了。」老人道：「這外面園亭，止不過泛常草草點綴些景致，有甚麼好處？我小主人讀書的書房中，其實圖書古雋，草木風流，方算收拾得真致。」花天荷聽了，喜動眉宇，道：「你小主人少年人，怎如此多才？不可當面錯過。」因叫小雨取出一個眷小弟的名帖來，遞與老人家道：「煩你將此名帖通報與小主人，說我花棟乃浙中人氏，偶爾從粵中過此，仰慕才名，敢求一面。」老人家接了道：「家小主若是在家接客時，小人此時已報知接見相公矣，何敢勞相公賜帖？只因一時間為些是非，暫避於外，故有失迎候。」

花天荷聽了，沉吟道：「我花棟既數千里無因無依，忽僥倖而浪遊到此，可謂有幸矣。怎明明白白咫尺伊人，轉以睽隔不得相親，復作無緣之遇而去？吾不為也。」因又想道：「天下事最怕是當面錯過。既有如此才人，怎不一見？既有此好書室，又安可不一到？」因說道：「你小主人今日既有事不得見客，你可將名帖收下。我憑得在外尋個寓處，住一二日，必候你小主人一會方行。」說罷，就要退出。

老人家忙留住道：「相公且不要忙。相公既是有心定要見小家主，要看書室，小主人雖不在家，書房卻是在家的。相公何不到書房一認，奉杯茶去？」花天荷聽了大喜道：「甚妙！但恐秘室，擅自留人，小主人怪你。」老人道：「貴客遠臨，理應接待，有甚怪處？」因開廳旁一扇小門，從太湖石山洞中，繞過一帶碧桃花樹，轉過幾曲迴廊，忽許多喬木圍著一個院子，推開院門，請花天荷入去。花天荷步入裡面，只見院中境界，果是出奇：

猶是花也，而海棠開了，花是鮮花；猶是鳥也，而鸚鵡籠中，鳥是嬌鳥；
猶是樹也，而連理合歡，樹是芳樹；猶是竹也，而青蒼若洗，竹是修竹；
猶是泉也，而石邊流出，泉是清泉；猶是石也，而玉色瓊姿，石是白石；
猶是日也。而光入簾櫳，日是暖日；猶是風也，而吹送花來，風是香風；
猶是階也，而苔留鶴步，階是閒階；猶是草也，而青襯落花，草是嫩草。

雖然都是人間物，卻別是人間一洞天。

花天荷細細一看，見境界秀美，與外面大不相同，不覺情蕩神怡。及走入書室，又見圖書四壁，滿架牙籤。幾席上筆墨縱橫，寶鼎中沉煙馥鬱，愈加欣羨。因東看看名公的題詠，西看看古人之珍藏。上掛瑤琴，下設棋局，真是看之不盡，玩之有餘，不覺半晌。早有一個發披肩的童子，送上一杯香噴噴的茶來。花天荷接在手中，細細品味，甚覺爽快。因暗思道：「園室中佈置如此清奇，不知主人是何等丰姿？舍之而去，未免戛然；坐此久待，又非事體。」因對老人家說道：「你主人何日出門，還是暫時，還是久遠？」老人道：「也非暫時，也非久遠，是我起先對相公說的，止為些是非，暫避在外。是非一定，即見客了。」

花天荷道：「且問你主人避的是什麼是非？莫非是花柳上惹來的？」老人道：「不是。小家主雖說年幼，遵先老爺遺訓，守太夫人家教，終日只是埋頭讀書，足跡也不出戶外，莫說花柳邪淫之地，從小至今，也並不曾交一個朋友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既如此清高，為何得有是非？」老人道：「只因太清高了些，看人不在眼裡，故招人怪。本縣有一位賴相公，是個學霸，為人甚是兇惡，詐騙小民，是他的生意，不消說了；就是鄉宦人家，也要借些事故，去瓜葛三分。只因家小主不與他交接，無門可入，故欲每每搜求弊端，忽舊年家小主的業師顧相公死了，他就借此薦一位皮相公來處館。家小主訪知這皮相公，又是一個識字中的無賴，故一力回了。他所謀不遂，就懷恨在心。聞說昨日竟在縣中告了家小主，說舊業師是家主人謀死的，又串出皮相公假寫一張百金的關書，也告在縣中，說家小主悔賴了，不請他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業師若是死得不明白，自有顧家人來告，干他何事？詐騙可知。關書真偽一辨即明，這二事也甚小，你小主人就挺身一辨何妨？為何轉去躲避？」老人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只因家小主十四歲上就守制起，十六歲提學來考時，尚在制中，故不曾赴考。今雖服滿，又值提學缺官，故小主人尚未入學。恐到縣中有失先老爺之體，許多不便。故暫時避開。已曾著人到府，往舅老爺那裡討書去了。書一到，此等小事自然消了。今恐賴、皮二惡察知此情，今日是與他下意。」

來拿人，故暫時避避。」

花天荷聽了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委曲，既這等說來，你家主人是斷斷乎不能見了。卻無久坐之禮，只得去了。」老家人道：「相公與家主斯文一脈，莫說久坐，便下榻於此，卻也無妨。」花天荷笑道：「主人尚未一面，下榻也決無此禮，但賢管家款接殊殷，愈見主人之美也。不忍默默而去，待我留題數語，以表景仰之私，庶不令一番空過。」因就書案坐下，才欲屬思，早有一個童子，鋪下一幅花箋，又有一個童子磨起墨來。花天荷滿心歡喜，暗想道：「童子俱是慣家，則主人工於題詠可知。」一時情興勃勃，遂在筆架上拈起一枝班管，信手題詩數絕：

其一

紅分蓮蕊姿，白借梨花片。主人未及交，先識主人面。

其二

青鬆落落陰，交豈須黃金。主人未相識。先識主人心。

其三

家世詩書在，文章今古空。主人未相識，先仰主人風。

其四

茶清能款坐，鸚鵡解留行。主人未相識，先感主人情。

其五

柳認淵明種，花疑潘岳栽。主人未相識，先慕主人才。

其六

竹閒花弄影，庭靜鳥鳴巢。[花飛不出境，燕乳自尋巢]主人未相識，先企主人高。

其七

千秋宛有功，一室若無事。主人未及交，先窺主人志。

其八

觸手盡瑚璉，到眼皆經濟。主人未及交，先大主人器。

其九

丹桂久流芳，紅杏時呈瑞。主人未及交，先卜主人貴

其十

芝蘭同臭味，愛慕豈殘桃。主人未相識，先訂主人交。

後題：

浙人花棟天荷氏，偶過柳園書室，慕主人才美，未及快晤，不勝悵快而去。

題此道意，倘邀一誦，亦斯文友道之榮也。

花天荷正題完，交付與老家人收了。待欲起身出去，忽又聞外面人聲喧鬧，老家人慌忙走出去看，童子隨將門關上。

原來縣裡差人，是賴秀才買囑了來的，又曉得柳京兆死了，公子年幼，不曾入學，容易欺負。只聽得老家人回一聲道：「主人不在家，到府中楊舅爺家去了。」那差人便一把揪住老家人，大嚷道：「我們是奉本縣太爺牌票，來拿犯人的，不比等閒。莫要還使那舊鄉宦的勢頭，拿出老管家大叔的面孔來待我們。」老家人道：「就是縣中太爺拿人，也須消停一二日，等他回來去見。那個是神仙，先曉得了，便坐在家伺候？就是家老爺不在，作了舊鄉宦，也不把你公差欺侮了。」眾差人聽了，一發亂嚷亂跳。內中一個能事的道：「你們眾人也不消亂嚷，老大叔，也莫把那事看輕了。不是我們差人大膽，敢在你鄉宦人家吵嚷，只是方才發牌時，老爺被原告稟狠了，說道你家主人是個幼年公子，從來不出門的，只在書房中攻書。因吩咐：此係人命重情，今日若拿人不到，原差每人要重責二十。你們鄉宦人家，眼睛大，不把太爺看在心上，我們作差人的，卻不敢違拗。今日是以必要帶去見太爺的。」老家人道：「若在家，自然去見。如今真不在家，卻叫我也沒法。」

那差人道：「這話只好你說，官府拿犯人，管你在不在？就是果然不在，原告稟稱他只在書房中攻書，也須引我們到你書房中去看一看，見個明白。」老家人道：「書房雖係讀書之處，那些書籍玩物，無所不有。豈是外人擅入之地？眾人擁入，倘有差池，豈不又是一案？」那差人道：「老大叔，你此話倒說得有理。眾兄弟都不必進去，只消你引我一人，到書房窗子外張一張，若果不在家，便好另作商量。若只憑你口說，我們怎好回官？況原告現有人在外面打聽。」老家人道：「從來縣中出牌拘人，無過約日掛牌聽審，那有個一刻不放鬆的道理？」眾差人聽了，從新又嚷起來道：「你作管家的，倒會使性氣，難道太爺倒沒性氣？轉要依你！眾伙計須拿定主意，不要被他愚了。明明將犯人藏在裡面，只回不在。他哄我們出了門，將犯人藏過，便一發好賴了。我們現奉有牌票拿人，便是公差，此處又不是內室，便同進去搜一搜也無害。」眾差人道一聲「有理」，遂不由分說，四下裡尋路。

忽一個推開了廳旁小門，要走向進去。老家人看見，著了急，因叫道：「那裡卻通內室，進去不得的。」眾人見說去不得，愈加動疑，四五個人便一齊都擠了進去。老家人急得沒法，只得趕來攔阻道：「此內有一位過路的相公，在內借坐。你們人去驚動他不便。」眾人道：「你一發胡說，方才你說通內室，怎容過路相公借坐？過路相公既借坐得，難道我們奉牌票拿犯人的公差，倒進去不得？」一發放膽往內尋路。恰尋到院子邊，見院門是關的，使以手亂敲。童子緊緊頂著。

花天荷知是縣裡差人，轉叫童子開了。門一開，眾差人擠入，看見花天荷一表人才，又是青年，頭頂儒巾，身穿美服，便認真是柳公子。因齊叫道：「在這裡了！」遂擁入書房，將花天荷圍住。因取出牌票遞與花天荷看，道：「這是本縣太爺著小的來請相公的，就要你出見。」老家人跟進來分說道：「你眾人不要糊塗，這不是我家柳公子，乃是過路的花相公，怎不分個青紅皂白？」眾公差見捉著了人。遂大嚷大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老奴才，方才不見人、任你強嘴。於今人贓現獲，你還嘴強到那裡去？你不怕太爺的板子，打不斷你的狗筋！」不期花天荷聽見差人來，原打帳要到縣中去，與他解紛，今見眾差人錯認了他是柳公子，便將錯就錯，答應道：「這等謊狀拿人，有甚大事？我便去見見也無妨。」便立起身來竟走，老家人在旁忙止道：「花相公不要去。這是我家事，怎要累你！」花天荷道：「此事我去一見便完，不必瞞他了。」眾差人見花天荷滿口招承，信為確然，

李能代桃僵，鹿可指為馬。

凡事既有真，安得而無假。

眾差人見拿著了被告，竟挺身見官，知詐不得銀錢，便一面叫人去報知原告，一面就帶到縣裡來。恰好縣官尚未退堂，連衣服也不叫他換，竟帶到堂上，稟稱柳路拿到了。縣官准狀時，知柳京兆已死，柳公子年幼不敢見官，自然要通賄賂，故出牌急拿人。今才出牌，就稟拿到，已非其心，及抬頭一看，又見頭頂儒巾，身穿色服，昂昂然走上堂來，當面立著，跪也不跪，心下一發惱怒。因拍案問道：「你謀死業師，又悔賴關書，被人告發，是一罪人，怎見我父母官，還這等大模大樣，莫非你還使公子的勢麼？」花天荷就笑一笑道：「老先生請息怒。我學生無業師久矣，謀死何人？又不請先生，有甚關書？毫無過犯，怎是罪人？老先生，令尹雖尊，卻非我父母。學生素履如此，有甚大模大樣？寒儒落落，有何勢可使？老先生既受朝廷之職，而治此土之民，也須聰明正直，理枉申冤，怎可信人蠱惑，準此謊狀！差虎狼皂快，妄拿平人。只怕上司也有耳目，當道不無公論。我學生勸老先生守法，不可徇情，自取後悔。」

縣官聽了驚駭起來，因問差人道：「這人是那裡拿來的？莫非錯拿了，不是柳路。」差人慌稟道：「這人直在柳家最深內書室拿出來的，單單一人，況拿他時，他又承認，怎麼錯了！」本官見稟，又問花天荷道：「你既是柳路，在我治下，怎藐視我不是父母？」花天荷又笑一笑道：「老先生既稱父母，怎自家的子民也不認得，卻如此胡為？我學生自姓花，乃浙中人氏，奉上詔求賢，親至兩廣總戎處獻策，職受監軍。偶有事回來，道過於此，因愛柳室園亭清雅，聊借憩息，不知得了何罪，忽被貴差蜂擁多人，如狼似虎，竟捉了來？」本官聽說，知是錯了。又見花天荷說是奉詔至廣，又見說是職受監軍，又見言詞慷慨，不敢怠慢，忙立起來施禮遜坐，道：「承大教。知縣有罪了」遂拔簽將差人各打二十。

花天荷道：「我學生之事，無可無不可，倒也罷了。只是這柳兄之事，業師既死，倘有不明，顧家子姪豈能無言，而煩賴兄為之不平乎？其詐可知也！若前業師被柳兄謀死，這皮兄又何獨不畏死，而受柳子之關書，且告其悔賴乎？此恰又是賴兄之薦，互相騙詐，更了然矣。尚望老先生加察。」縣官忙答道：「領教。」因取兩張原狀，並差人的牌票，竟一概消了。

原來此時賴、皮二人正在縣門外打聽。見縣官聽了花天荷許多言語，竟轉了風，將牌狀勾消，不覺怒氣沖天，竟領了學中的黨羽多人，一齊擁上堂來，道：「生員們來告狀，必有冤屈，況謀死業師，人命大情，就是謊狀，也須父母老爺審出甘罪。怎麼聽了過路的無籍光棍一派胡言，當作人情分上，竟自消了！生員們那肯甘心。」縣官道：「諸兄不可羅皂。這位花老先，乃奉詔至粵中獻策，受監軍職，偶有事過此，下役不知，誤瀆到此，是本縣之罪也。因言及柳路一案，縱有冤枉，也非諸兄分內之事。此舉未免涉私。本縣細思甚為有理，若必審出真情，反於諸兄不便，故爾消了，非人情分上之比。諸兄各宜安分，不可造次。」賴秀才道：「天下利弊，尚容諸人直言無隱，且公論出於學校。況謀師重情，又關學校。生員們為公檢舉，理之當然。有何私涉？」因以手指著花天荷道：「這光棍，乃別處人，不知犯甚事流來，假捏虛詞，哄騙父母老爺。他口稱奉詔，而他是奉詔不是奉詔；他口稱監軍，不知是監軍不是監軍，有何憑據？止不過受了柳路之賄，代他搪塞，就是公差捉他來也不為錯。你既是過路人，為何主人又不在家，卻獨自一個坐在他的書室之中？情弊顯然。父母老爺被他感動者，只是「奉詔監軍」四個字耳。父母老爺有官守，故被他感動，生員們在學校中主持公道，定要直窮到底，決不被他所惑。父母老爺若庇護他，不論曲直，生員們情願與他拼命。」花天荷聽了，大笑道：「賴兄所言，也忒無謂，我小弟是過路人，又不來此調支錢糧馬草，是奉詔不是奉詔，是監軍不是監軍，關諸兄何事，要惹兄這等爭辯？至於柳兄，小弟又從不識面，就是二兄之訟，也是今日方知。就是足至公庭，也是公差誤認。小弟又非無廉恥，垂涎富厚，設局騙詐。就是偶言勸息，亦不過念柳兄少年，係先達之後，遭諸兄鯨吞虎噬，為可憫可痛，聊乘便一言耳。諸兄既以學霸自雄，敢作敢為，若有力量，不妨統眾見教小弟一番。小弟雖異鄉孤客，卻從不畏人。縱無奈我何，也還算做豪傑。若狐朋狗黨，只思魚肉詩禮人家，希圖騙詐，誠聖門之罪人，殊可恥也。」

眾秀才聽了大怒道：「這光棍，怎如此放肆，莫說你是倚草附木，使真是奉詔，真是監軍，卻也管我生員們不著。便與你見個高下，也不差什麼。」遂控拳揎袖，要動粗。花天荷又笑道：「此是公庭之上，禮法之地，豈容無賴行兇？可到外面，請借尊拳試試雞肋。」因與縣官拱一拱手，道：「承愛了，後會有期。」竟大踏步走了出來。縣官恐被眾人所算，忙叫衙役留他，他頭也不回，竟自出去。

眾秀才見花天荷出去，欺他隻身，便一陣趕了出來。只因這一趕，有分教：人似落花流水，身如敗葉隨風。不知後來如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